

蘇聯文學的變革

鄭學稼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蘇聯文學的變革

每冊實價國幣二十五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廿初版

編著者 鄭 學 稼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相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中三路
十七號



序

本書由三篇論文集成。牠的目的，是討論一個問題：在民族界限尚未打破的時日，所需要的文學，是普羅文學還是民族文學，這不能不由蘇俄說起。因此，筆者用俄國近三十年文學潮流的轉變史，爲他的讀者證明；所謂普羅文學，只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歷史真正的要求物。

在我國的文學思潮中也曾夾什着普羅文學的一段。目前，雖然不見她，但牠的遺毒却深入於文藝界。這個遺毒：就是文學之奴役於一種不合國情的政治運動。那雖是俄國「在帝國」的作風，但曾流行於中國。「我國文學的病源」，就是探討這一問題的論

我國文學史中有若干趣味的論題：言文不一致，故事詩的遲來，成爲最後一篇論述。從形式上看，牠似乎與現實不相關連，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爲牠可以給主張

者以若干的參考

本書中「普羅文學」，與「無產者文學」，時常混用。牠倆本是同義的，混用全爲

着行文的便利

學務 九四三、三、五・記於重慶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tex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including sales, purchases, and expenses. It emphasizes that proper record-keeping is essential for determining the correct amount of tax liability.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79, 26

[illegible][illegible]

100

目 錄

序

一、蘇聯文學的變革

一 鍛冶廠……………一

二 同路人……………一四

三 十月……………二一

四 論戰……………三二

五 大轉變……………四四

六 大彼得……………五二

七 水落石出……………六六

二、我國文學史的二三事

蘇聯文學的變革 目 錄

蘇聯文學的變遷 目錄

二

二 在蘇聯文學變遷的源頭……七

三 論新蘇聯文壇……八

四 故蘇聯文壇的源頭……八

五 大轉變……四四

六 蘇聯……三三

七 三十日……二二

八 同治人……一四

九 蘇聯……一

一 蘇聯文學的變遷

附

目錄



因此，彼得格勒工廠兵蘇維埃的政權性宣言，並未公開她對文學的意見。自然，這裏筆者所說的「並未公開」，不是指這一羣革命者們，對這一問題沒有他們的意見；恰相反，他們中間有些曾受過沙俄文學的洗禮，有些本身就是文學家，有些在大革命激流中所表現的行爲，並正是沙俄時代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化身。這些人們當革命高潮時似乎忘却了，主要的原因，在於緊張神奇與艱巨的任務，吸引起了他們的全部精力。

但社會的心理却不是都和那些革命家們一樣。機敏的人，是政治的動物，但人究竟不能全爲政治而生。那是懷旅行於沙漠中，多麼乾渴啊！因此，正似在戈壁中跋涉的人羣，心裏渴望着草原，在渾大變革時代中的人們也需要排洩他們心靈上的苦悶，煩躁或憂鬱。於是，當太陽落在水平線之下時，詩的夜雲出來了。

由若干的記錄，說明十月革命時俄國文學的狀況，可使人們驚奇的，是在戎馬之間，稱爲文化都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文藝的消沉。儘管詩的夜常常吐迷人的聲調，但戰鼓却混亂輻射，這是否說，在大革命浪潮中，文學沒有活動的餘地呢？那也不。有些愛

群文藝的人。他們於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成立「文學者之家」，在莫斯科成立「藝術之宮」。在那些地方，文學家口頭宣讀他的作品。後來，又變為在咖啡店中談文學。因此，蘇俄的文學史，將他們的活動為「咖啡店文學」。

依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明白，像這類的文學家，必然地沒有革命黨的參加。因為他們的活動舞台是戰場，是工廠而不是咖啡店。由咖啡店，我們不難想像到，那些人是舊社會的小有產者。所以，這類人所宣讀的作品，必然地帶有產者文學的氣味。

在舊日有產者文學的團體中，我們見到有一個出身於他卻排斥他的「未來派」。「未來派」的活動，並不帶代表有產階級的神父和白軍，受布爾喬維克的擁護，恰恰相反，却為布爾喬維克所利用。原因在此：當革命期間，混亂的社會，無法創造正在陸續更新社會的文學。在那階段，舊社會破壞者的唯一任務，為取得自己內勝利。只要有可以破壞他所破壞者的工具，他却不惜利用。於是，「未來派」被布爾喬維克利用為

做抑蓋藝術學說或陳腐文學思想的武器。他引用希羅經「過去派」「作家們的作品，使彼種舊制度得必要地意識散佈於人民的腦中。且為替這一理由，一未來派」的文學家，說當時的人們稱為蘇維埃政府的御用文。

「這本來是主權」，是蘇聯附庸，蘇聯站要那一條線而蘇聯上者的立場不同，想入政治的遊戲中，從整個的觀點看來，這一下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克己者，牠不願地爆發而蘇聯的頭腦，爲這這一理由，牠帶有革命性。當牠所得到最誠實時，牠就以堅拉普司（*Janakopulos*）的計劃爲計。牠是於二月革命開始，附屬。由一點看來，牠像的「未來主義」的「未來主義」的「未來主義」。牠是於二月革命開始，附屬。由一點看來，牠像的「未來主義」的「未來主義」的「未來主義」。

之聲在狂熱的革命聲浪中，未來派以所提出的口號——「把舊式廢物，索斯退去，燒掉」，把

「未來派」的呼號，便值得考慮了。由普式唐到托爾斯泰們所創建的文學遺產，是俄羅斯文化的結晶體之一，怎麼任意地拋棄呢？這種毫無吝惜與保留的態度，正像把聖彼得堡閣一起由書齋中倒出。那確是愚昧的事。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如此地理解她——革命期間，俄羅斯遺產者爲着布爾塞維克所指示的路綫，忘却一切，一切在他們眼中，只爲了勝利。他們本不遑澈地明白舊文學，所以可任「未來派」的叫喊。到他們當更深夜靜寂時的夜渡時，他們記起他們童年或其他機會人們所說的普式唐們，他們不能不表示懷疑與吝惜。至於有文學修養的布爾塞維克也自然地冷落她，因爲否認過去一切的结果，不可不地走入個人主義或虛無主義的迷途。這種主義和布爾塞維克所崇拜的馬克思主義既然相反，那「未來派」之受排斥是必然的事。

「未來派」的沒落，從另一角度看去，又是牠的分化。不能夠受布爾塞維克領導而同化的，馬上由天堂墮到地獄；而跟布爾塞維克走的，則在「左翼未來派」旗幟下集中起來。他們後日又用「列夫」一詞後「詳後」的名義，於一九二三年，重登文藝的舞臺。

蘇聯文學的變遷

台。

「左翼未來派」的首領是馬庫斯夫斯基 (Majakovsky)。他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刊行「未來派」的機關刊物「共產黨報」。在那裏，曾掲載過馬氏著名的一首詩，牠的題目是「對蘇聯軍的命令」。由牠，我們也可以看出「未來派」的面目。牠寫道：

那就是——

在工廠裏工作，

臉塗上煤煙

看不上眼

別人的奢事呀

閒過。

賤賤的真理已經是夠了；

「大」，這則廣告，是陳雲的宣傳。

街頭是我們的畫筆，
廣場是我們的調色板。

時代所寫的書籍

雖然有千種

都不敵革命的現實

未來派呀，向街頭前進

充當鼓手而且做「特約」

那麼，在「雅考夫斯基」眼中，是否除了無視舊的之外，沒有提出新的口號呢？

他一面「梳頭」，一面却生張製造生產的藝術，以為文學家應當在工廠

街頭，電車，和工人的住處。

（和雅考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有我們所熟知的格沙克（Gershak），鐵列捷考夫

等。

(Trotshkov) 們。儘管「未來派」整個的命運是註定要沒落，而這三人的作品，尤其是

馬爾哥夫斯基的作品，即例外地流佈於工人之間。

「未來派」得意時代將過去時，由於一九一九年印刷的比較容易，資產階級的死灰復燃了。於是產生了「未來派」由右方面來的敵人。他們站在文學的立場，爲舊社會辯護。他們曾印刷「文藝通報」等。他們的代表者是安得烈。白雷 (Andrey Bely)。

白雷的作品，也露這樣的特徵：注重心理的描寫，和文字的堆砌。因此，在意識上，他和布爾喬維克的抱負相反，是唯心的，是個人主義的。從個人主義出發，他只曉得他自己。靠着他的文字技巧，他從作品中發揮他迷人的力量，使他的讀者原諒他的個人主義。一般蘇俄文學批判家，指摘白雷的個人主義，常引他的「幻想家筆記」，那裏有這樣的描寫：

「現在我心內引起的是神祕，『我』已成爲世界的『我』了。生活的趣味既然擴大，那世界的事，只算是我個人的輕微。」

到「我」現在讀者「大衆」的認識中之一切作品，也是神祕的。沒有個性的，被個性化了。「共同」的基礎被破壞了，如今顯赫着我的「我，我，我」的呼喊。

作者所說個人的東西，是在另一面是和讀者結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

「我」忘中有「你」。在大衆面前說自己的事，正是不可不學的。……我們將來也

要寫自己。我們將重明白寫寫自己，並非寫自己，而是寫世界。

「白情」的中心思想，顯然是英國功利主義者的個人主義。他把集團視為個人的擴

大，和馬克思主義大不相同。因此會列舉批判他的思想是「無政府主義的有產者個人主

義」。托洛斯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更具體地指出白情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性：

「……離開習慣與個人主義的中樞，白情要他自己代替全世界，要從他自己並憑

他自己去建設一切，要在他自己中重新發現一切。但是，他的作品，雖有不同的

藝術價值，都不外乎代表一種舊習慣之詩的或順心論的腐化。所以在最後分析上，

這類學說的先入爲主，及科學的看待且人與精神的日常事實，在羣衆與迅速地真正創造新世界的殘酷的抗爭時代，獲得如寒冷不能忍受。『然而這與：這不同的白雷之歌頌自己的結果人在那羣衆狂風連未吹過的時候，必然地與現實分開。這從另一方面看去，是他沒落的投機。他的作品，正如他站在泥土基礎上見到崩壞情況的喊叫，或世界他在嘆息將被消滅的舊社會。那他的命運呢？其落斯在王明書中有這個人論述：『白雷與中農戶身，並且將來在莊園的廢墟中也不能最後——這輪流而與舊社會部份割。因爲蘇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狂風吹過後，舊日的中農戶身也附著在新的民族主義「精靈」中復興起來。』——這大衆的運動，五是不百不學的。……其間從來是白雷派的毀落，終於一九三二年，那時因爲蘇聯的墮落受會權力的冷落，不能不在生活困難中而消滅。如果，他們之中還有掙扎的人，那必然地和「同路人」合流。

前面曾說過白雷與十月革命中的革命者們不同的有若干根本的差異，涉我文學的教養。這些大到了革命的翌年，成立無產階級文學協會，是該會的指導者屢被將達諾夫

(A.A. Berenson)。他的意見發表於該會機關誌「無產階級文化」中。依他在該誌創刊號上「宣言」的告白：他們的目的是建立無產者文化。因為，依他們的見解，無產者如沒有自己的文化，就必然地受有產者的利用，無法建造自己的社會。但所謂無產者文化是什麼呢？是「包括生活和創造的一切內容。」同時他又指出：無產者在建立新文化中，並非拒絕舊社會的遺產，恰恰相反，他反攝取舊文化中的有益東西。他的結論是一句有名的話：「只有文化獨立，才是到達獲得今日此人類所蓄積之精神寶物的唯一大道。」

當「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成立時，列寧曾於百忙中給牠以祝詞。他寫道：「一定要工人們能夠理頭幹這宗事（按係指無產階級專政及俄國革命）。」筆者），而且能夠利用自己的蘇聯埃來統治國家。……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一定會贊助牠。」依列寧的意見，那些文學家的任務，不是講求修詞，風格，而是注目於一個被指定的工作：「數化」工人階級具有充當統治者的信心，並進而使世界的意識變色。